

正  
讹  
集

明古杭云栖寺沙门袞宏  
辑

# 目录

千佛衣.....	1
五祖不养母.....	1
出家父母反拜.....	2
梵王侍佛.....	2
佛法本出老庄.....	3
毁击神像？塑造神像？.....	3
末后一着.....	4
灵照度丹霞.....	5
坐受立破.....	5
佛号仙人.....	6
无人误入地狱.....	6
佛书多出才人所作.....	7
性命双修.....	7
寂灭为乐.....	8
曹溪水，赵州茶.....	9
《法华》三车.....	9
《金刚纂》.....	9
《高王观世音经》.....	10
《观音香山卷》.....	10

预修.....	11
寄库.....	11
西方十万八千.....	12
乘急戒缓.....	13
名字罗汉.....	13
斋僧无漏功德.....	14
无漏.....	14
五大部经.....	15
清斋.....	15
炼磨.....	16
讲宗.....	16
三山不受三灾.....	16
达磨《楞伽》四卷.....	17
后三卷《法华》.....	18
三教一家.....	18
高沙弥不受戒.....	19
三宝.....	19
道光僧得僊.....	20
活焚.....	20
以通为道.....	21
巢顶灌膝.....	21
泥洹.....	22

天台止观.....	22
临终预知时至.....	22
盂兰盆.....	23
《无为卷》.....	24
《般若心经》.....	24
梁武帝.....	25
黄龙、洞宾.....	25
佛入涅槃.....	26
能仁祖.....	26
《玉皇经》.....	27
亡僧.....	27
三教同说一字.....	28
疑情.....	28
公案.....	29
槁木死灰.....	29
谈《孔雀》.....	30
《礼观音文》.....	30
佛者弗人也.....	31
南无佛.....	32
不生不灭.....	32
背本崇释.....	33
僧称.....	34

头陀.....	34
三衣.....	35
剃发不剃须.....	35

## 千佛衣

近世袈裟上遍绣诸佛，云“千佛衣”，此讹也。佛像止宜顶戴在首、负荷在肩而已。悬挂胸膈，已涉褻慢。况罗缀一身，自腰膝而下皆佛也，其过可胜言哉？轮王福倾，谅非虚语。而成风久袭，不自觉知。愿高明俯察刍蕘，慎勿着此。

或曰：然则千佛衣果无之乎？曰：有之，即今二十五条衣者，千佛相传之衣也。佛告比丘：“我此僧伽黎，过去、未来诸佛，皆着此衣而得解脱。”是其证也。

## 五祖不养母

世传五祖拒母不与食，至不能消一勺水，此讹也。戒虽万行，以孝为宗。犯制养亲，佛尚怜许。岂有不与食之理？且饥渴众生至于僧寺，纵禽畜亦当哺之，况父母乎？黄梅有养母之堂，载诸方册。为此粗言，宁非谤圣？

## 出家父母反拜

世传“子出家，父母反拜其子”，此讹也。愚僧不知，遂纳父母之拜，或正座而父母趋傍，或中舫而父母操楫。远违佛旨，近逆人伦。招世讥嫌，启人傲慢。乃僧之过，非佛咎也。不知“父母反拜”者，子出家，是为佛子，亲不复子之，故子拜而亲答拜。“反”也者，答也，还也。非“反常”之“反”也。

## 梵王侍佛

俗云佛左右侍者为佛父母，以此病佛，此讹也。佛凡说法，诸天毕集，梵王居左，帝释居右，听法常仪也。盖世人讹以“梵”为“饭”，遂疑是净饭国王，而云佛父。又不知帝释庄严，遂疑是女，而云佛母耳。佛虽三界独尊，决不令父母作侍者。俗士不知，须为开晓。

## 佛法本出老庄

宋儒云：“佛典本出老、庄，世人不知，骇谓奇语。譬之被虏，劫去家珍，反从虏借用。”此讹也。老、庄之书具在，试展而读之。其所谈，虚无自然而已。虚无自然，彼说之深深者也，尚不及佛法之浅浅。而谓佛从老、庄出，何异谓父从子出耶？清凉大师以邪因、无因二科，断老氏为外道。况庄又不及老。而宋儒肤见至此，可哂也。或又云：“解佛经者，多引用六经、诸子，何也？”噫！此方文字，唯孔、老为至极。不此之引，而将谁引？然借其语，不用其意，深造当自得之。

## 毁击神像？塑造神像？

僧有毁击天神，自谓崇正辟邪，此讹也。如来说法，必有八部鬼神。《华严》列主山、主水、主地、主树、主昼、主夜，其数无量。然则彼皆非欤？夫有人则有鬼，有阳官则有阴吏，有人主则有天王，此理也。鬼神无则天亦无，天无则佛亦无。彼毁击者，可谓自负堕处。



或曰：经何以云：“皈依佛，不得皈依一切天魔鬼神。”曰：特令尔勿皈依，不令尔毁击也。譬人子依己父母，不得依他人为父母云尔。岂令毁击他人乎？经载比丘奉事天神，佛戒曰：“不可。”比丘乃侮慢天神，佛诫曰：“侮慢亦不可。”圣有谏训，万古明镜也。今人何不一览？

或问：僧有修神祠、塑神像，对之课诵，向之礼拜，而自附于常不轻之遍礼四众者，是否？曰：亦讹也。比之毁击，其失尤甚。何也？毁击者，犹知有邪正也，但分别太过耳。塑造而奉事者，不知有邪正也。毁击之失，其名曰狂。塑造之失，其名曰愚、曰邪。不侮慢、不奉事，佛训也。今人何不一览？

## 末后一着

有人以临终为末后一着，此讹也。“末后一着”本弈棋语，谓常人着数到此，已竭尽无余，不知更有一着出意料之外。如修行人所造已高已深，而不知更有最后

穷玄极微一段事在。透得此关，然后参学事毕。苟或未然，只具一只眼。又云“百尺竿头一步”，亦此意也。不省此意，遂至外道指为临终。自误误人，明者勿信。

## 灵照度丹霞

世传丹霞天然禅师，因庞居士女灵照激发，始修行悟道，此讹也。丹霞先悟道于石头，后赐号于马祖。与庞老相遇时，居然大善知识矣。焉有是事？不根之谈，诬谤贤圣，罪莫大焉。深足为戒。

## 坐受立破

或谓经称菩萨戒“坐受立破，亦得无量功德”，遂有受戒之后，肆无持守，此讹也。经意盖极言大乘戒之当受云耳。受而即破，虽今无功，而一历耳根，永为道种，何得不受？岂以破戒为可哉？以辞害意，一至于此，贻祸非小。

## 佛号仙人

经言“佛于往昔作忍辱仙人”。又佛称“大觉金仙”。世人遂谓佛即仙，仙佛无二，此讹也。“仙”者，古修行人之通称。后世乃分别释、道，而有专称耳。且世以儒、释、道为三教，而“道”之为言实通三教，有道之士皆名“道人”，岂专目黄冠为“道人”耶？今既有专称，则佛自佛，仙自仙。地位相去，若霄壤然。慎无等观，失正知见。

## 无人误入地狱

儒者谓：“佛说恶人死入地狱。而佛法未至中国以前，人固有死而复生者。何故都无一人误入地狱，见所谓十王者耶？”以此断地狱不足信，此讹也。凡夫经眼之事，然后能知。佛法未至以前，纵入地狱，及乎复生，恍惚猜疑，只作一场异梦理会。佛法既至，种种开谕六道报应，然后始知此是地狱耳。理固应然，何足为怪。

## 佛书多出才人所作

世有愚人，言佛经皆后代才人所作，非真佛说，此讹也。所云才人，不知是何等人，乃能为此等语言，说此等道理？设若能之，我说是人即名为佛。且古今才人之极，孰有逾于孔、孟者乎？而佛经皆孔、孟所不及道，余可知矣。其说甚鄙，不足多辩。

## 性命双修

道家者流，谓己为“性命双修”，谓学佛为“修性不修命”，此讹也。彼盖以神为性，气为命。使神驭气，神凝气结而成丹，名曰“性命双修”。以佛单言“见性”，不谈及“气”，便谓修性缺命，目为偏枯。自不知错认“性”字了也。佛所言“性”，至广至大，至深至玄，奚可对“气”平说？气在性中，如一波在沧海耳。见佛性者，尽虚空法界无不具足，何况一身之气而不该摄？故曰：“但得本，不愁末。”则一修一切修，又岂止二事双修而已。学仙如张紫阳真人，其论性、命极分晓，而

大尊佛法，谓：“佛法先性，尤有胜焉。”可谓灼有见处。又李清庵真人论内外药，以精、气、神为外药，元精、元气、元神为内药，而云：“高上之士不炼外药，便炼内药。”亦“先性尤胜”之说也。世人学仙者多，其知二公之微者盖寡，吾是以阐之。

## 寂灭为乐

世人见释氏号临终为“涅槃”，因为佛以死为乐。而引儒典“死反吾真”之言，证佛经“寂灭为乐”之旨，此讹也。梵语“涅槃”，此云“寂灭”。“寂灭”者，生灭既灭，寂灭现前。盖是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前古后今之所不能代谢，成劫坏劫之所不能推迁。真常独露，苦乐双亡，故名曰乐。六祖云：“无上大涅槃，圆明常寂照。”正明照之极。乃错认为死耶？若以死为乐，则宜速死以返吾真，而不可一朝生矣。是“断灭”、“枯灭”、“绝灭”、“灰灭”之“灭”也，安得滥语佛之“寂灭”？

## 曹溪水，赵州茶

宗门有“曹溪水”、“赵州茶”话，愚人以修养家吞津咽液、华池神水等当之，此讹也。僧问：“如何是曹溪一滴水？”古德云：“是曹溪一滴水。”赵州问僧：“曾到此间否？”到与不到，皆令“吃茶去”。此是最上开示心宗之极谈也，岂可作色身上吐纳会耶？乃至认夹脊为“赵州桥”，其类不一。明理者例斥之。

## 《法华》三车

《法华》喻羊、鹿、牛车，修养家指为尾闾、夹脊、泥丸，此讹也。“车”者，“乘载”义。羊、鹿、牛喻大小乘耳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功德胜劣借此为喻。错认色身，速宜悔悟。

## 《金刚纂》

俗刻诸经，有《金刚经纂》，自赞功德，谓“诵纂

一遍，胜经万遍”，此讹也。《金刚经》所以有不思议功德者，谓其极谈空理，一法靡存，般若威神，津梁万类云尔。岂谓文中纂出“佛”若干、“须菩提”若干、“何以故”若干，如是等字数为功德耶？其流之弊，遂有愚僧受人餽施，不诵全经，而以一纂当之。构地狱无穷之苦，皆此说误之也。编辑邪书，为害如是。又世有《大乘金刚论》亦是伪造。乃至《妙沙》、《分珠》、《血盆》等种种邪伪，琐不足辩。

## 《高王观世音经》

又《高王观世音经》，世传高王诵之脱难，此讹也。其经鄙俚，不成文义，不知译自何代。以理断之，即是《法华·普门品》耳。高王仗此脱难，故以为名。后人不知，别造伪语，称《高王经》。因名迷义，俗所不觉。

## 《观音香山卷》

卷中称观音是妙庄王女，出家成道而号观音，此讹

也。观音过去古佛，三十二应，随类度生。或现女身耳，不是才以女身始修成道也。彼“妙庄”既不标何代国王，又不说何方国土。虽劝导女人不无小补，而世僧乃有信为修行妙典者，是以发之。

## 预修

世人未死，先作“七七”、“小祥”、“大祥”经忏道场，名曰“预修”，此讹也。言“预修”者，令人趁色身尚在，早自修持，莫待临渴掘井、逼馁灾田也。且请他课诵，孰若自我修之之为胜乎？然肯破慳囊而作佛事，良愈于不为者，此理或通。高明之士，自不应尔。

## 寄库

世人多烧纸钱、锡镪，投牒冥府，冀来生受用，谓之“寄库”，此讹也。纸锡可致来生之富，则富室生生富饶，而贫人终无富日，善恶报应之说虚矣。“寄库”云者，盖人情以财物贮之库藏，垣墙栋宇，坚固牢密。



自谓水、火、盗贼所不能坏，而常被水、火、盗贼所坏。纵逃此三，或坏王难。坚牢安在？若能舍施，作诸善事，则福德无尽，无能坏者。“寄库”之说，寄此库也。世人何以不省？

## 西方十万八千

《坛经》以“十恶八邪”，譬“十万八千”。人遂谓西方极乐世界去此十万八千，此讹也。十万八千者，五天竺国之西方也。极乐去此盖十万亿佛刹。夫大千世界为一佛刹，十万亿刹，非人力所到，非鬼力、神力、天力所到，唯是念佛人一心不乱，感应道交，到如弹指耳。岂震旦诣乎天竺，同为南赡部之程途耶？然则六祖不知西方欤？曰：《坛经》是大众记录，非出祖笔。如六经、四子亦多汉儒附会，胡可尽信？不然举近况远，理亦无碍。如在市心，以北郊喻燕京，以南郊喻白下。则借近之五天，喻远之极乐，欲时人易晓耳。何碍之有？

## 乘急戒缓

古有乘戒缓急四种料拣。解者曰：“乘急戒缓，胜戒急乘缓。”狂人遂谓戒不足持，此讹也。凡欲彰显殊胜，词必曲为抑扬。如永明“无禅有净土”之类是也，非谓禅可轻也。且彼以何为乘？以何为戒？得无以通达教理为乘，谨守律仪为戒乎？是未知“乘”之义也。云“乘急”者，盖念念全修般若真智，非不持戒。专其本根，略其支末耳。心地一彻，六度万行刹那具足。彼但执戒相而不明心地，止人天福报而已。乘急之胜，盖胜以此。使乘未相应，则生死到来，全需戒力。而欲缓之，危哉！

## 名字罗汉

《法华经》云：“破戒比丘，名字罗汉。”愚人谓比丘破戒犹名罗汉，而欲以破戒为无碍，此讹也。经意盖谓比丘破戒，不成比丘，乃名字罗汉而已。“名字”云者，空有名字，无真实也。循文察义，当自见得。

## 斋僧无漏功德

有僧开谕施主，谓：“种种作福，俱有败毁，是为有漏。唯斋僧为无漏功德。”此讹也。达磨对武帝，以造寺、写经等事，为人天小果有漏之因，而斋僧在其中矣。孰曰斋僧独无漏耶？彼意谓造寺，寺颓则福亦颓。写经，经灭则福亦灭。唯斋僧不然。噫！独不曰斋僧，僧亡则福亦亡乎？究极而论，住相作福皆名有漏，不住相者悉成无漏，岂独斋僧也？

## 无漏

又有以保全精气，不令走失，当罗汉无漏之果，此讹也。妄想尽处，方名无漏。精气何足以当之？就令全精全气全神，所谓“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”者安在？遂使愚人以咽纳搬运为道，匪直害其正见，兼或损其色身。悲夫！

## 五大部经

世人相传诵五大部，谓是《华严》、《涅槃》、《心地观》、《报恩》、《金光明》五经，此讹也。五大部者，一大藏之总名，所谓《般若部》、《华严部》、《宝积部》、《大集部》、《涅槃部》，部统所属诸经。如六曹为总，而统所属诸职也。若云五部中各取其一，则《般若部》一经不取，何名五部？

## 清斋

人有周时不食，名“守清斋”，此讹也。“清斋”者，清净斋素。非不食为清也。勉强绝食，饥想在怀，徒增业苦。且《易》称“斋戒”，解者尚云：“湛然纯一之谓斋。”况佛所说斋，而止在不食，斋亦小矣。然则过午如何？曰：斯正教也。一斋何如？曰：日中一食，亦教所有。终是过午为正。

## 炼磨

迩来炼磨场，法久弊生。专以踣躅喊叫，炼去睡魔为事，此讹也。炼者，熔粗杂而作精纯。磨者，去瑕垢而成莹洁。古谓“炼磨真性若虚空，自然战退魔军阵”者是也，非炼去睡魔便为了当。炼磨场中不可不知此意。

## 讲宗

近时讲演万松诸老评唱，依本覆讲，便称得旨，此讹也。古德所遗问答机缘，后人即其疑处，穷参力究，以悟为期。若讲演，则何疑之有？纵讲得一一皆是，亦与自己了没交涉，到底只成戏论。是知塞众生之悟门者，讲宗误之也。有志之士，举一则公案，终身只恁参去，决不相赚。

## 三山不受三灾

或谓五台、峨嵋、普陀三山，劫坏不坏，游者能免

三灾，此讹也。三灾起时，大千俱坏，何有于三山？若必游此免灾，则瞽目跛足之徒不能登历者，纵修殊胜功德，终成堕落；而居近三山者，即愚夫皆成解脱耶？当知无贪乃不受水灾，无瞋乃不受火灾，无痴乃不受风灾。三山之到否何与？愿念念开文殊智、行普贤行、廓观音悲，则时时朝礼三山，亲迓大士。不达此旨，而远游是务。就令登七金、渡香水，何益之有？

## 达磨《楞伽》四卷

初祖不立文字。又云：“吾有《楞伽》四卷。”义学者遂谓达磨亦立文字，而欲废直指之传，此讹也。《楞伽》译自晋代，非初祖始出，不得云“吾有”。“吾”字疑误，或是“此”字。盖斯经尽断一切，可以证顿悟之妙心，亦一时借显之语耳。若谓初祖之禅尽在乎是，则所谓“教外别传”者果安在哉？

## 后三卷《法华》

有邪人谓《法华》后三卷不传于世，获者如宝，秘而藏之，此讹也。《法华》一经三译，有七卷者，有八卷者，有十卷者。今所流通，什师七卷也。卷有多寡，而文义则一。犹《华严》晋本六十，唐本八十之类耳。此理明显，似不足辩。而亲见世人犹有信之者。末法昏愚，至是极矣。

## 三教一家

人有恒言曰“三教一家”，遂至漫无分别，此讹也。三教则诚一家矣。一家之中，宁无长幼、尊卑、亲疏耶？佛明空劫以前，最长也；而儒、道言其近。佛者天中天、圣中圣，最尊；而儒、道位在凡。佛证一切众生本来自己，最亲也；而儒、道事乎外。是知理无二致，而深浅历然。深浅虽殊，而同归一理。此所以为“三教一家”也，非漫无分别之谓也。

## 高沙弥不受戒

世传“高沙弥不受戒”，谓是天目高峰妙禅师，此讹也。师居天目千丈庵，故号“高峰”，元人也。彼“高沙弥”者，“高”乃姓氏，因不受具，终身以“沙弥”称。与药山同时，唐人也。所谓“长安虽闹，我国晏然”者是也。先后异代，有何交涉？高峰特重毗尼，僧俗受戒者千余人。何谬传如是之甚。

## 三宝

道家曰精、气、神为三宝，而世人遂以佛、法、僧配之，此讹也。夫自性开觉名佛，自性轨则名法，自性清静和合名僧，彼精、气、神何为哉？即令以先天元精、元气、元神为说，亦岂知此元神者犹属识阴乎？佛法深玄，未易草草。



## 道光僧得僊

世传僧道光者，得仙于石杏林，为紫阳真人第三代。遂谓佛法不及仙道，故道光舍佛学仙，此讹也。据《悟真篇注》，道光先参“金鸡未鸣时”因缘有省。而考之《传灯》等书，不见有所谓道光者。必参禅失意之流，无所发明，故惑于外学耳。如其实悟，何无定见而致如是？为僧者宜一心求佛，毋为他歧，幸甚。

## 活焚

有魔人灌油迭薪，活焚其躯。观者惊叹，以为得道，此讹也。凡人念有所著，则魔从生。一念慕活焚为奇胜，慕之不已，魔入其心而不自觉。端坐火中，似无所苦，不知魔力所加，暂得如是。气绝魔去，惨毒痛苦，不可云喻。百劫千生，常在火中，号呼奔走，为横死鬼。良可悲悼。或曰：经称“药王焚身”如何？噫！青蝇何上拟金翅耶？药王焚身，光明照耀，历多劫而周十方。彼活焚者，光及几许？圭峰之徒，燃臂庆法，清凉犹切戒

不可。况燃身乎？温陵谓“苦因还招苦果”，信夫！

## 以通为道

今人好奇，见有显异惑众者便云有道，此讹也。“道”与“通”自别。眼彻视、耳彻听者，通也。入色界，眼不受色惑；入声界，耳不受声惑者，道也。如以通而已矣，神亦有通，鬼亦有通，妖亦有通，与道何涉？认通为道，遂至堕魔罗境，生外道种。可勿慎诸？

## 巢顶灌膝

世传佛苦行时，鹊巢顶上，芦穿膝中。修养家以为运气之术，此讹也。深入禅定，鹊巢不知，芦穿不觉，纪实而已。非谓运气之术，上通下彻也。乃至九重铁鼓，谬解为夹脊双关。四门游观，妄说为眼耳鼻舌。悉邪也，不可不辟。

## 泥洹

泥洹出自佛经，有以顶门泥丸宫混而一之，此讹也。梵语“泥洹”，此云“无为”，即无上涅槃之大道也。彼泥丸宫者，色身之顶。纵能运气冲透，不过轻身延年之术而已。安得与无为涅槃之道同日而语？

## 天台止观

天台大师《止观禅要》有“六字气”等语，人遂疑是导引之术，而欲援释入道，此讹也。“六字气”等，自是治病门中聊备一法，不是止观正意。止乱观昏，定慧圆显，直入佛境，大师本致也。而恐不善用心者或有病生，并教以治之之法。亦止观广大，无所不摄。非同道流，专以吐纳搬运为道也。临文者自当得意。

## 临终预知时至

邪人造《归空记》，预定死期，谓是达磨所作，此

讹也。彼所以定死期者，或弹脑不响，而曰“楼头鼓绝”，则几日死。或竖臂试目，而曰“金灯不明”，则几日死。如是种种，都在色身上察其气血精神衰败将散，一医士之职耳。而假圣祖以神其说，诬惑愚俗，诬罔之罪上通于天矣。夫古人预知时至，盖执尽情空，自能知之；或净土境现，自知生处，而亦不以是为奇也。先德破着，有“死时何苦欲先知”之句。旨哉言乎！

## 孟兰盆

世人以七月十五施鬼神食为孟兰盆大斋之会，此讹也。兰盆缘起目连。谓七月十五，众僧解夏自恣，九旬参学，多得道者。此日修供，其福百倍。非施鬼神食也。施食自缘起阿难，不限七月十五。所用之器，是摩竭国斛，亦非兰盆。盖一则上奉圣贤，一则下济饿鬼。悲、敬异田，恶可等混？

## 《无为卷》

有罗姓人，造五部六册，号《无为卷》，愚者多从之，此讹也。彼所云无为者，不过将万行门悉皆废置。而不知万行即空，终日为而未尝为者，真无为也。彼口谈清虚，而心图利养，名无为而实有为耳。人见其杂引佛经，便谓亦是正道。不知假正助邪，诳吓聋瞽。凡我释子，宜力攘之。

## 《般若心经》

人言佛典唯《心经》是玄奘法师西天取至，余皆后人所作，此讹也。是经先译于什师，奘师持之西往，非彼取至也。《西域记》载奘中途屡逢魔妖，持观音圣号不退，诵《心经》乃退。则奘师未取以前已在中国，奘师后更重译耳。安得倒说乃尔？

## 梁武帝

史称武帝好佛，饿死台城，而佛不救，因以病佛，此讹也。武帝味道忘食，常持一斋。或遇政冗，则漱口以过。临终不食，乃其平日素守。且御宇五旬，历年八秩。功满意足，安坐待尽。正视死如归，非饿死也。侯景见帝，流汗噤口，摄于神威之不暇，岂能致之死乎？后人辩者以饿死为宿业，此论虽是，但未知“饿死”二字，乃嫉佛者过为之辞，欲藉以阻人之进耳。今此发明帝不饿死，足破千载之惑。

## 黄龙、洞宾

道流谓洞宾以飞剑伏黄龙禅师，此讹也。师一日升座，洞宾杂稠人中，师以天眼烛之，遂云：“会中有窃法者。”宾出众，自称“云水道人”。师云：“云尽水干时如何？”宾不能对。师代云：“黄龙出现。”宾怒，夜飞剑胁师，师指剑插地不得去。明至，拔剑不起。问答数语，脱然有省，因嗣黄龙。此载《传灯》，与俗传异。

识者鉴之。

## 佛入涅槃

佛示入灭，名为涅槃。人遂谓神仙长生，佛亦有死，此讹也。极仙之寿，曰与天齐耳。天自有坏，仙将奚存？善乎白氏之言曰：“言长对短，如松柏之比槿华。”特云后灭，非云不灭也。今谓涅槃者，不生不灭之大道也。双空生死，非止不死而已。而说者谓神仙不死，佛氏无生。不知既无有生，何从有死？唯是化缘既毕，示同凡灭。警悟众生，使知万物无常，莫生贪着。而遽以佛为真死，不亦谬乎！生死河、涅槃岸，对待而言者也。请试思之。

## 能仁祖

世有邪师，广授邪法。问其所受，则曰：“吾祖能仁，凡释迦、老聃、仲尼，皆其弟子。”此讹也。三教圣人不同时生，焉得同师？且梵语“释迦”，此云“能

仁”。彼浅陋不学，闻有“能仁”之号，罔知其由，冀取以尊大其祖。不知能仁即佛，一何可笑！

## 《玉皇经》

本经载天帝说法，十方诸佛咸至听受，此讹也。天是凡位。声闻小圣，天尚敬奉。哪得天中天、圣中圣，而反听受凡法耶？齐东之语，闻者绝倒。不然，当是天演善法，诸佛欢喜，化身加被。盖至诚感佛，佛为证明，理或有之。而谓信心听受，舛伪殊甚。

## 亡僧

世人见僧有临终病苦者，便议其不得道，此讹也。病关往业，古圣之所不免。佛示头痛，况其余乎？病而不为病累，是名得道。如云“老僧自有安闲法，八苦交煎总不妨”是也。至于坐立吉祥，亦不足以是评品优劣。古谓：“坐脱立亡则不无，先师意未梦见在。”岂虚语哉？修行人唯务打彻生死大事，毋滞外迹而生异见。



## 三教同说一字

有谓释言“万法归一”，道言“抱元守一”，儒言“一以贯之”，通一无别，此讹也。夫不守万而唯守一，以吾一而贯彼万，是万与一犹二也。万法归一，止有一，更无万，是万与一不二也。又二教止说一，今更说“一归何处”。是二教以一为极，而佛又超乎一之外也。呜呼玄哉！

## 疑情

世有念“一归何处”、“因甚道无”之类，或连声急提，或拖声长念，唤作“疑情”，此讹也。“疑”是参究体察之意，决定要见此一竟何归着，毕竟要见此老云何说无。因今有疑，乃后有悟。若直念则无疑，无疑则无悟矣，以直念为疑可乎？“念佛是谁”意亦如是。又愚人气逼“谁”字至于丹田，冀其逆上顶门，任督相通，以为参透，名曰“追究念佛”。不知“追”者，“追考”、“追问”之谓，岂追逐至丹田乎？讹而复讹，真可怜愍。

达者逢人，勿惜口业，普与道破。

## 公案

又有邪师密付邪功，学徒得之，谓为“领公案”、“传话头”，此讹也。“公案”者，公府之案牒也，所以剖断是非。而诸祖问答机缘，亦只为剖断生死，故以名之。总其问答中紧要一句，则为话头，如“一归何处”、“因甚道无”、“念佛是谁”之类是也。千七百则，乃至多种，皆悉如是。邪师辈盗用古语而迷其实，其所付，非逼气，即落空。自误误他，害也久矣。悲夫！

## 槁木死灰

宋儒谓“释氏只要心如槁木死灰”，遂斥为“异端虚无寂灭之教”，此讹也。为此说者，盖未曾博览佛经，止见小乘枯定，未见大乘定慧双修中道第一义谛。止见空如来藏，未见不空如来藏。又何况中道不居，空不空如来藏耶？彼以为槁木，吾以为万树方春。彼以为死灰，

吾以为太阳当午。识者自应平心等量，勿以先入之言为主，而被宋儒误却大事。

## 谈《孔雀》

近时以铃鼓铎钹诵《孔雀明王经》，谓之“谈《孔雀》”，此讹也。“谈”者论其义，今止诵文，何名论义？若曰“吹弹”之“弹”，则铃钹非丝桐也。况以经文编入曲调，断章破句，褻慢莫甚焉。诵斯经者，宜照诵经常仪。力反古规，毋逐时尚。

## 《礼观音文》

古有《礼观音文》，钝根相习，用以专求聪慧，此讹也。从初发心，乃至证果，悉备此文。而以之专求聪慧何也？且“聪”与“慧”有辩。聪明之谓，不过博闻见、多才能而已。智慧，则觉心不迷，正见昭灼，能制烦恼而破无明之谓也。是故聪明者，世间之小美也，执之则每障乎真智。智慧者，出世之大因也，得之则何贵

乎世聪。礼斯文者，专以聪明为事，不几乎割鸡而用牛刀乎？童行无知，不妨引进。久修之士，特宜喻此。

## 佛者弗人也

俗言“佛”字从“弗”从“人”，盖弗人也。以其弃国无君，辞亲无父，不娶无子，洁其身而乱大伦，非人之道，不可施之中国，此讹也。弗人则诚弗人，而所以“弗”者，非子之云也。断人所不能断之惑，证人所不能证之智，行人所不能行之行。是故尧、舜、周、孔者，人之圣。佛也者，圣之圣也。圣且不足以名之，况可谓之人乎？日、月、四王乃至无色者，对人而称天。佛也者，对天而称天者也。天且不足以名之，况可谓之人乎？“佛”为“弗人”，其义如是。尝统论三教，“儒”从“需”从“人”，不躁妄之谓“需”，儒盖从容乎礼法人也；“仙”从“山”从“人”，离市井之谓“山”，仙盖逍遥乎物外人也。不可之谓“弗”。二教虽高，犹可名人。佛者出四生、超三界，不可以人名也。以上姑就

子问。实则“佛”是梵语，此云“觉”，奚取于“弗人”？

## 南无佛

或云南属火，火灭即佛，故云“南无佛”；或云南方无佛，唯西方有之，故云“南无佛”，此讹也。“南无”梵语，此云“皈命”，作“曩谟”、“那摩”皆得，盖取音不取字耳。又其甚者，以“南”为性，“无”为命；“南”为天，“无”为地；“南”为父，“无”为母。乃至“阿弥陀佛”四字，字字谬为一说。如是邪解，莫可枚举。愿展转流通，正其讹误，匡邪反正，是名末世报佛恩德。

## 不生不灭

世人杀生，借口佛经“不生不灭”，而言：“不生则不灭，有生则有灭，故杀生无碍。”此讹也。经言：“此心本自不生，亦复不灭。不生故寂，不灭故照。常寂常照，名常寂光。”此当人妙心也。如何将至理之谈，翻

成戏论。愚人谬说，一致于此。悲夫！

## 背本崇释

人见从儒入释者，极言赞佛，谓孔子所不及，因议其背本，此讹也。先德云：“孔子者，人中之圣人。佛者，圣人中之圣人也。”此天理人情究极之公论也，非所谓背也。今有问言：“尔父与尧舜孰贤？”必将曰：“吾父安敢上拟大圣矣。”是即为背本乎哉？必欺天罔人而曰：“吾父贤于尧舜。”然后为不背本乎哉？且孔子非不知佛也，儒谈世间法，只合如是而止，过之则出世间法矣。世间、出世二法，互相维持，而门庭各别。不然，缁侣学禅，何不依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？文场试士，何不用《法华》、《楞严》耶？况孔子不言佛，而意寓言表。如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此何道也？“西方有大圣人。”此何圣也？其尊佛明甚。而今言释深于儒，正发扬孔子微意。是谓报恩，乌得为背本？

## 僧称

世人泛以“长老”称僧，又轻称之则曰“和尚”，此讹也。古知识主张一方道场，表率众僧，其名曰“长老”，亦名“堂头大和尚”。而弟子称师亦曰“和尚”。此其名岂易当哉？世人固知名不知义。而今之僧又复以称“长老”、“和尚”为轻己，于是乃有相呼为“老爷”者。“老爷”官府之号，非僧所宜也。夫舍利、目连、空生、迦叶诸阿罗汉，皆如来上首弟子，方受“长老”之称。而释迦、弥陀十力世尊，万世而下称“本师和尚”。僧当此名，惭愧无地矣。而反轻之，亦异矣哉！

## 头陀

有既不剃落，又不簪冠，剪发齐眉，号曰“头陀”，此讹也。“头陀”梵语，华言“抖擞”。具足十二苦行，摆脱尘垢，清净无染，故云“抖擞”。佛言：“有头陀行，则我法久存。无头陀行，则我法灭。”头陀系佛法盛衰，而乃以异色人滥其称乎？若夫在死关而发长不剃，如天

目高峰大师者，斯真头陀矣。

### 三衣

有以三衣五条为沙弥衣，七条为比丘衣，二十五条为菩萨衣，此讹也。凡沙弥时，即当全具三衣，不可缺一。此在不通文义僧言之，固无足怪。而知教者，乃有止受七衣，其五条、二十五条，终其身不办。佛法之衰相见矣。

### 剃发不剃须

有剃发不剃须者，驾言“削发除烦恼，留须表丈夫”，此讹也。发云烦恼，则须之烦恼尤甚。须表丈夫，则孟子所称大丈夫者，乃在躬仁义、贞穷达、一死生而已。张良状貌如妇人女子，而心雄万夫，奚以须为哉？如是违佛明制，显异惑众之流。摈而斥之，毋令混迹于缁门可也。



〔据《莲池大师全集》本校订〕

## 正讹集终